

书

友

边缘有光

刘心武



汉语大词典出版社

文

丛

(沪)新登字 118 号

责任编辑 孙立群

装帧设计 陶雪华

边缘有光

刘心武 著

汉语大词典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新华路 200 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中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9.75 字数 217.2 千字

1996 年 8 月第 1 版 1996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0000

ISBN 7-5432-0222-0/I·40

定价:14.00 元

总 序

我们深信：开卷有益。

我们深信：读书可以怡然自娱。

因此，我们愿意提倡读书，愿意在书界打杂，愿意编辑出版这套丛书。

现代生活节奏的日益加紧，使人们更关心休闲的生活，要求提高休闲的质量。休闲本来是各有所爱、各得其所的事。看电影，守荧屏，兜马路，逛商场，上公园，走亲戚，几个朋友围打扑克，三五知己相聚喝茶，黑白子斗智，保龄球强身，都无所不可。当然，也可以在卧室兼书房的斗室里，或在小小的亭子间辟成的书斋里，坐拥书城，自得其乐。如能邀集志趣相投的朋友，在书斋里高谈阔论，交流阅读见解，更是高雅而赏心的乐事。

在休闲的时间里，人们大都喜欢读短小的文字，这或许是近年小品散文走俏的原因之一。读书随笔是小品散文的一种，是一种较自由的文体，可容的内容也比较广阔。它可以写人书事，可以侧重写人，可以侧重写事，也可以侧重写书；它可以是读书札记，诸如史料考证，版本书话，钩沉辑佚，掌故琐记，乃至一段古文的释义，一条注文的纠错，一篇膺品的辨伪，都无所不可；它也可以是读书随想，可以接近于书评，也可以接近于鉴赏，也可以接近于创作谈，乃至接近社会文化现象的短论。至于写作谋篇，更无拘束，既可以是文章，也可以是日记、书信、访谈记录；既

可以笔致凝重,也可以下笔轻松,既可以生动活泼,也可以严肃老到;既可以絮絮如谈家常,也可机智而妙语连珠。

我们不大赞成把读书分成求知和求趣两类,好像一种是为“致用”而读书,一种是为“趣味”而读书。其实,在读书生活中,常常是求知中得趣,自娱中得识,两者总是相辅相成,不大可能分离而对立。我们也不赞成指定某种书“你一定要读”,如有异议,就唠唠叨叨地讥笑人家不懂“书趣”。其实,真正该被讥笑的是谁呢?读书本来就是见仁见智、各行其道的事,何必强人所不愿?人家爱吃蹄膀,你非让人吃排骨,岂非傻事!

本丛书所辑内容广阔甚或驳杂,写法多样且各有风格,但各书也有共性,那就都是读书随笔或准读书随笔。我们相信:它们会受到读者的广泛欢迎。

我们——参与编辑、出版本丛书的同志们,是爱书的一群。我们愿意以书会友,以书为友。我们愿意为书的事业竭尽绵力!

主 编

1996年夏于沪西

自序

很多人都说,在这个社会转型期中,非实用性的社会科学各学科知识分子,特别是所谓纯粹的“文人”,是越来越边缘化了。这个描述,我以为是准确的。但对于有的人因之痛心疾首,我理解而并不赞同。依我看来,在一个正常的社会结构中,非实用性的社会科学各学科的知识分子,他是没有必要一定去居于社会中心地位的。有人会说:知识分子应是社会的良心,社会科学知识分子尤应担此重任。但社会良心也并不一定要居中而存。人体的心脏那么重要,它也并不居中,而是偏在一侧的嘛!知识分子以其独立思考和精神品格,制衡社会,影响中心,或启蒙民众,或代民吐声,或特立独行,或议政议经,我以为都还是略为边缘一点为好。当然,太边缘,以至出局,那也太令人遗憾。我冷静对待转型期中知识分子的边缘化,是因为我觉得站位较为边缘方能产生“旁观者清”的效应,而并不是主张出局隐遁。我在欣然接受边缘化的同时,又主张知识分子直面俗世,也就是说,人在边缘,但不是背对俗世,而是直面相待。这也便是我将这个集子命名为《边缘有光》的原因。

这个集子的第一部分,是读书随笔。所谓“书”,我将其推广为所有的文化产品,因之这里面也有谈及电影的文章。这些文章并非一般的影评,它们大都发表在读书类杂志上,想来本书读者们读了,都会理解它们为什么也构成一种“书评”。

集子的第二部分则是泛读书随笔,也就是,不一定专文品专书,而是阅读了一类书或一种文化现象后的心得体会、联想意见。因为我是一个主要从事小说创作的人,所以其中涉及文学现象的文字最多。

集子的第三部分,虽是谈我自己创作状况的,但不是一般的“创作谈”,其中也渗透出我对“书”的理解与追求。

集子的第四部分,是我读《红楼梦》和《金瓶梅》的收获。

我祈盼和我一样在边缘站位的朋友们,能喜欢这本书,给我以批评教益,并能一起在边缘,看到那新世纪的曙光冉冉升临。

1996 岁初绿叶居

目 录

自序	1
边缘有光	1
—— 再读《白夜》	
在爱的船舶中	7
娓娓道清贫	11
时空所捕获的人质	16
付出代价	26
请读《死水微澜》	34
与生命共时空的文学	
—— 邱华栋小说集《城市中的马群》序	37
“廊桥”尺寸好畅销	42
读《土地》三部曲	44
池塘生春草	
—— 读冯亦代《龙套集》	51
有个戴鸭舌帽的人	
—— 读刘湛秋的无题抒情诗	54
地球村·审父·自剖	57
我所喜欢的和不喜欢的	
—— 我与古典文学	63

你只能面对	69
“大院”里的孩子们	76
天地不仁 何分东西	85
读王《西厢》 观孙《红娘》	92
垂花无语忆沧桑	96
初春的草芽	101
是多大就多大	
——姜明散文集序	105
“读青”与“观冷”	108
话说“严雅纯”	112
十首足矣	116
我们自己的批评语境	120
“五岁小孩”	124
固执的气象台	128
林大哥的三句话	130
朴素的阅读感情	134
“别他”与“排他”	137
有毒的逻辑	140
红娘与王婆	143
“国际大开本”	145
直面俗世	148
长虹的湮灭	151
针尖与针鼻	155
自我净化与清洁世界	158
暴力耻感	162

高中女学生的钱包·····	165
有聊才读书·····	168
卧读记畅·····	171
倦读记怅·····	172
生命的一部分·····	176
读自己书架上的书·····	178
月亮的角色·····	180
牧童短笛·····	185
他们的奖·····	188
我面对的斯芬克思·····	194
心灵探索的三齿耙·····	198
“你倒试试看”·····	204
理解的边际·····	208
我的文学边缘化·····	212
在和平渐进中提升世界	
——《刘心武 张颐武对话录》序·····	217
在多元文学格局中寻找定位	
——与邱华栋的对话·····	221
“秦学”探佚的四个层次·····	235
秦可卿出身之谜·····	242
元春为什么见不得“玉”字? ·····	245
关于冯紫英的侠文·····	249
《广陵怀古》与秦可卿·····	254
《红楼梦》中的皇帝·····	258
芦雪庵联诗是雪芹自传·····	264
有谁曳杖过烟林	
——读《曹雪芹新传》·····	269

花开易见落难寻

——喜见《红楼梦之谜》·····	276
我读《金瓶梅》·····	278
读《金瓶梅》杂记·····	282
渴望平静·····	297
——代后记	

边缘有光

——再读《白夜》

大约 30 年前，一个才 20 郎当岁的青年人，从北京西四附近的红楼电影院出来，天已黑，路灯暗，行人稀，北风寒，他竖起衣领，双手揣袖，踽踽独行，回味着刚看完的苏联电影《白夜》，心中不禁喟叹：我，便是电影里面的那个男主人公啊……

在那个时代，他有机会看到那部电影；并且，他看了好几遍，在红楼电影院所看的那一场，片子已经“下雨”，声带嘶哑，夜场演这部片子，观众寥寥，他可以尽情地热泪盈眶，而不必顾忌旁边有人发觉……当然，他不能将心中的感受向旁人倾吐，那其实已是滑向“文化大革命”的岁月……

那个年轻人，便是我。

我是在看过《白夜》这部电影以后，才找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白夜》来读的。我惊奇于电影导演对原作的精确“转换”，把文字的东西转换为声像的东西，要么尽失文字的底蕴，要么化平庸为奇诡，很难让人感到“恰可好”。而我所看到的文字与电影，却交融于我心中，浓酽的韵味，如醇酒般久久地令我陶醉。那是我青春时期所得到的宝贵文化滋养之一。

陀氏的《白夜》多次被搬上银幕，我所看到的是前苏联莫斯

科电影制片厂 60 年代投拍的,导演是培利耶夫,饰演男主人公的是当时正走红的影星斯特里仁诺夫,饰女主角娜斯简卡的是当年的一位新手,但她在这部影片里的出色表演使她一炮打红。

陀思妥耶夫斯基一生著作丰富,中篇小说《白夜》是他并不重要的作品,换句话说,不处于他创作丰碑的中心,是一部“边缘”性质的作品。

我所看到的那部电影《白夜》,其导演培利耶夫一度曾是前苏联最红火的大导演,长期置身于前苏联的文化中心。他的妻子是一位处于同样状态的演员。他们“夫妻店”拍出了一大串不仅获得前苏联官方赏识,也深得当时观众欢迎的影片,主要是喜剧风格,如《拖拉机手》、《养猪女与牧羊郎》、《未婚妻》等等,当然最突出的还是那部鲜艳十三彩的《幸福的生活》,中国及时译制,广泛放映,其中的插曲,如《红莓花开》,在中国不仅风靡一时,直到今天,仍不时地被安排在广播、电视乃至舞台演出的现场演唱。

1953 年,斯大林逝世。1956 年,前苏联出了个赫鲁晓夫,他刚当上第一把手,便发表了一个秘密报告,大反斯大林,在那个著名的秘密报告里,他点了电影《幸福的生活》与培利耶夫的名,指控这部影片是“粉饰生活”的坏典型,而培利耶夫拍这样的影片,是向斯大林谄媚,是助长“个人崇拜”的可耻行为。从此培利耶夫从前苏联政治文化的中心被抛向了边缘,有好几年的时间,他简直销声匿迹了。

但到 60 年代初,培利耶夫又拍起电影来,当然不是回到中心,不再拍“主旋律”,并且告别了他本是驾轻驭熟的现实题材与喜剧风格,他自觉地“靠边站”,拍“边缘性”的电影。

如果说现实题材是前苏联电影创作的中心,那么改编古典小说,便是边缘题材。

如果说改编普希金、契诃夫等的小说是改编古典名著的中心任务,那么,改编陀氏的小说,便是一种边缘任务,因为,众所周知,前苏联的革命文艺理论,其很大一部分资源来自旧俄的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和杜勃罗留波夫的美学见解,而他们三人,后来都对陀氏创作持严厉的批判态度,晚出的高尔基,说起陀氏来更有点深恶痛绝,认为他的著作是“拌蜜糖的毒药”。

培利耶夫一连改编了陀氏的好几部作品,有《白痴》、《卡拉马佐夫兄弟》等等,他真是意驰神迷,呕心沥血,《卡拉马佐夫兄弟》未最后拍竣便嗒然而逝,也许并不能算“以身殉职”(谁非要他拍这种题材?),但可以说他是“以身殉志”,从中心被抛到边缘的培利耶夫,一定是有了“顿悟”,在边缘处找到了自己最好的艺术感觉。确实,我们现在如果连看《幸福的生活》与《白痴》两部影片,那么,我们虽不一定会同意赫鲁晓夫打在培利耶夫头上的棍子,可是,我们会说,《幸福的生活》充其量是一部拍得很好看的宣传品,而《白痴》却肯定是一件艺术精品,在培利耶夫所改编的陀氏作品系列中,《白痴》、《卡拉马佐夫兄弟》又是他改编的中心,《白夜》又成了他改编系列中的“边缘之作”。

可是我却最喜欢《白夜》,从陀氏的小说到培氏的电影。

现在我才来说到《白夜》的文本,我指的是《白夜》的译文。我现在翻开的是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年6月第一版的陀氏中短篇小说第二册中荣如德的译文。

说实在的,《白夜》的情节是幼稚的,甚至,仔细推敲起来,那情节中是有漏洞的。

叙述的角度,与陀氏的开山作《穷人》类似,《穷人》是书信体,《白夜》类似日记,都是第一人称,主人公都有点絮絮叨叨,卑微,敏感,腼腆,忧郁,而且,他们所遭逢的,都是一个清丽、纯洁、

坦率、稚弱的姑娘，最后的结局，是一样的悲惨，男主人公在失爱的怅惘中，苟活人世，喘息残生。

那么，《白夜》的特殊价值何在？魅力何在？

我以为，《白夜》最难得的，是把圣彼得堡的白夜氛围，融进了主人公的魂魄中。

地处北极圈，这便是一种离开了“中心”的“边缘”位置；非规范的夜，该黑不黑而呈“白色”的夜，这也是一种“边缘”状态；而小说中的“我”，最锥心的感觉，便是“大家都把我孤零零地撇下，大家都不理我”，在那个白夜来临的夏季，仿佛整个圣彼得堡的人，“他们都离开我滑脚到乡下去了！”被忘记被忽略不计比被侮辱被损害更可怕，在“第一夜”中“我”的自言自语里，读者可以获得相通的生命体验，因为，在这个熙熙攘攘的世界上，凡内心丰富一点的人，哪怕基本上是个“成功人士”，也总会至少在某时某刻忽然有一种被冷落被欺瞒被叛离被抛弃的惶悚感，忧郁与苦闷，会涌上心尖。这种感觉，其实就是从“中心”滑落到了“边缘”，或者总是滞留在边缘、接近不了所向往的中心，那么样的一种灵魂悸动，这灵魂于是挣扎，小说中的我是通过在布满蛛网的天花板下，抽着烟斗，胡思乱想，以粗陋的、廉价的罗曼蒂克幻境，为灵魂注射麻醉剂，来消解这无可奈何的人生的。

在“第一夜”里，“我”巧遇了娜斯简卡，这是一个在白夜的河岸边等候归来的恋人的纯情姑娘。“我”当时并不知道那姑娘究竟为什么会一个人出现在清冷的白夜中，但这于他来说相当罗曼蒂克的邂逅，是他那枯涸的“边缘”状态中的一泓甘泉，他确实并无非分之想，但他感到很大慰藉，我以为陀氏此作由此已开始挖掘到“边缘人”的焦虑心理，及其渴望从被遗忘被忽略的状态中自救出来的灵魂挣扎。

“第二夜”里，“我”与娜斯简卡互诉身世，娜斯简卡与失明的

奶奶住在一起,最令人难忘的一个细节,便是奶奶为了管住娜斯简卡,每天用一只大别针,将他们祖孙的裙子别在一起。这只大别针不消说是一大象征,一定会有不少读者读到这里时,会痛切地感受到这一“祖母的大别针”的刺心苦味,被别上这样的别针的人,当然不仅不能离开最边缘的一隅,而且,简直连对“中心”的想象力也会丧失,然而娜斯简卡的生活里出现了一个来自“中心”,并且还要回到更其“中心”的年轻男子,他的一大壮举,就是把娜斯简卡,顺便也把奶奶,从封闭的边缘,带到了剧院,观看轻歌剧《塞维尔的理发师》,剧院和这出意大利戏,是一种通向社会“中心”的象征性纽带,从此娜斯简卡的眼界心境都开始展拓,终于,她默默地爱上了那年轻的房客,以至于,在那房客要离去的前夜,她竟提着一个包袱,去到房客所住的顶楼,要与房客一起私奔!房客大吃一惊,开始拒绝,末后,为娜斯简卡的真情所感动,便与她约定,一年过后,再回圣彼得堡接娶她,而相会的地点,便是这河岸边。“第二夜”以“我”答应替娜斯简卡送一封代转信结束,之所以要送这封信,是因为娜斯简卡已经知道,那青年男子已回到圣彼得堡三天,却并未露面,这里便明显有情节设计上的漏洞,至少令人感到矫情,不过这不重要,重要的是,“我”因此处在了尴尬不堪的情境中,这倒还并不是爱情什么的,而是,他本以为娜斯简卡比他还要“边缘”,因此不仅可以同病相怜,更可以慷慨慰恤,可是那青年房客的出现,却一下子使娜斯简卡处在了极有希望从“边缘”向“中心”转移的轨道上,而“我”却又一次要被抛向更其边缘的冷角!宁不悲乎!

在“第四夜”里,正当娜斯简卡在左等不来人、右等不见影的绝望中,下决心与“我”共守“边缘”,在角落里面度过余生时,那来自广阔世界的青年人忽然戏剧性地出现,并且一阵风般地卷走了娜斯简卡,于是,“我”彻底地沉入了边缘的黑暗与孤独中。

最后一节是“早晨”，娜斯简卡来了一封信，企求“我”的理解与宽恕，而“我”也果然宽恕了她，并喃喃地为她祝福：“愿你的天空万里无云；愿你那动人的笑容欢快明朗、无忧无虑……”

“我”失去的不仅是梦一般美丽的爱情，而且也是重整“边缘生活”的契机与活力，当然更无望向中心转移。

但是，掩卷以后，我们却又为“我”庆幸，因为，他没有丧失对一个人来说最宝贵的东西，那便是无私的善意；在黑夜中，极光给人以希望；在边缘处，仍有人性的闪光：“我”没有以恶为代价，去谋求向“中心”的移动，也没有破坏他人的“移向中心”，这毕竟保持着为人的基本尊严。

30多年过去了，当年那个在煌煌都会中，处在很边缘、很卑微、很软弱的地位，曾迷恋过《白夜》这样一部并不怎么伟大的作品的青年人，他后来居然神使鬼差地，一度比较地“中心”，但没有多久他又“边缘化”了。他懂得，一个社会，是需要中心的，当然也就需要“中心人物”，或说是“风流人物”，“领风骚的人物”，“明星”，“大腕”，可是，并不是每个人都适合于呆在中心的，更何况，风会刮过去云会散掉，只能是“各领风骚若干时”而不可能“独领风骚”、“永领风骚”，星会殒落，腕无长力……每一个人，到头来还是尽早地归位于最合适的立脚点才好，在那站立得最坚实的地方，不管是怎样地“边缘”，以良善之心，独创之艺，是一定会耕而有获的，他觉得自己在比较边缘的地方，就反能更从容地抒发性灵。

这就说明，他的喜爱《白夜》，有很私秘的因素，与任何一种批评模式，与文学史的角度，都基本无关，现在他公布出这一份私秘，企盼着人们理解，这，毕竟也属于解读作品的一种方法，是吗？

在爱的船舶中

得到海峡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冰心全集》，本想放在书架上，留着慢慢读，谁知一翻之后，不禁从站姿变为坐姿，又从坐姿变为倚枕半卧——这是我与书之间的最亲密的姿势——直到从第一卷翻至第八卷，除细看照片外，又隔三岔五地选读了若干原已熟悉的美文，以及许多原来无从得见——应是第一次面世——的书简，掩卷之后，思绪缱绻，竟不觉傍晚已至，家人唤起来吃饭，这才将八卷全集放入书架。

冰心的文章虽然贯穿于整个世纪，浸润了几代中国人的灵魂，但是在这个波澜壮阔，或者说波诡云谲的时代里，始终并未处于中心地带，有些时候，真是被漾远于相当边缘的位置，但事物的久远价值，并不能以一时的烜赫来判定，冰心著述的伟大，恰在于其美轮美奂的平常。

记得几年前去拜望冰心老前辈，她蔼然地问及我的家庭，我便细细地讲给她听，她听完，很认真地跟我说：“家是一只船，这只船很小，但是很重要。这只船里应该有爱：有的人在受到来自社会的打击时，他支撑不下去，甚至毁灭了，那跟他回到家里，得不到小船上的爱，心灵没有了最后的支点，有关系……所以你要爱你的家，关心你的家人，让这只爱的小船，能在风雨波浪里，继续驶往光明，驶往幸福！”当时，我虽很感激老前辈对我以及家人的关怀祝福，却并没有产生出多么浓醇厚重的感想。那时候，